

〔美〕 伦纳德·莫斯利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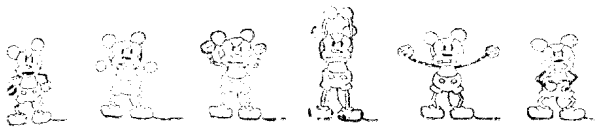
米老鼠之父 ——沃尔特·迪斯尼



美国与美国人丛

25.78

5237.125.78
MSL/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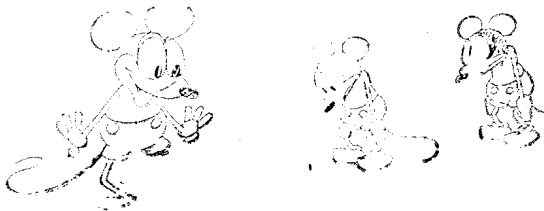


米老鼠之父

沃尔特·迪斯尼

[美]伦纳德·莫斯利著

一匡方正译



光明日报出版社

上海人民大学

373
藏 书

米老鼠之父——沃尔特·迪斯尼

〔美〕伦纳德·莫斯利 著

一匡 方正 译

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

（北京永安路10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昌平展望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0.3125印张 230千字

1988年8月第一版 1988年8月第一次印刷

1—12.500册

统一书号：7263·083 定价：2.50元

ISBN 7—80014—087—3/G·025

目 录

1. 根..... (1)
2. 罗伊出走..... (18)
3. 美国少爷兵..... (26)
4. 堪城恨..... (34)
5. 初试身手..... (45)
6. 新天地..... (60)
7. 兔子事变..... (74)
8. 米老鼠出世..... (94)
9. 绝处逢生..... (105)
10. 尤布雪恨..... (114)
11. 否极泰来..... (128)
12. 声与像..... (141)
13. 雪球..... (155)
14. 款款乐声..... (168)
15. 伯班克之乱..... (186)
16. 背运的战争..... (197)
17. 兄弟反目..... (211)
18. 迪斯尼游乐园..... (224)
19. 助手们..... (234)
20. 光阴似箭..... (253)
21. 黄昏..... (267)
22. 受伤的熊..... (283)
23. 终点站..... (304)
- 尾声..... (313)

他去世已这么久了，在加利福尼亚州伯班克的迪斯尼制片厂的档案室，还一年六、七次接到报社的电话或研究人员的来访，要证实他们听到的关于沃尔特·迪斯尼的出生地与当时情况的传闻。有些人坚信他们发现了迪氏的家丑——沃尔特·迪斯尼其实是西班牙人，而且还是个婚外所生者呢。

也许这是不可避免的吧。他生前身后所享有的国际声誉和广泛的影响，使无数不是美国人的人不愿承认美国会产生这样一位了不起的人物。譬如，西班牙就声称，沃尔特·迪斯尼是她的。

现在关于他是生于西班牙的说法流传如此之广，以致在西班牙南方阿尔梅里亚后面山中的一个小镇上，通向镇中心广场的路上直到最近都树有一块路牌，上面写着：

“莫耶卡

沃尔特·迪斯尼出生地”

好莱坞演员珍妮·怀亚特几年前在阿尔梅里亚拍片时去过那里，见到过这块路牌。她还在马利布向她的晚宴客人大

发现沃尔特·迪斯尼出生的“真相”。

生于莫耶卡的说法是，一个叫康苏厄拉·苏亚雷斯的农村少女在世纪之交同一位当地的小伙子订了婚。未及成婚，小伙子战死在摩洛哥。接到他的死讯时，姑娘已经有孕在身，亏了当地牧师的帮忙，一对美国夫妇照顾了康苏厄拉后来生下的男婴，并把他抱到美国去了；康苏厄拉不久也前往彼岸。她在那里签署了证件，使她儿子能够正式接受收养，成为美国公民。她只是回到国内到莫耶卡来等死时，才透露出她偷偷生下的儿子就是现在已是大名鼎鼎的米老鼠之父的沃尔特·迪斯尼。

然而，沃尔特·迪斯尼档案室所证实的事实是：沃尔特·伊利亚斯·迪斯尼分明是个土生土长的美国人，芝加哥是他的出生地；这有他的出生证可以作证——现在还可以从那里弄到出生证的副本。这座档案室的作用之一就是防止任何有损于迪斯尼声誉或失实之词。

其实，沃尔特·迪斯尼完全可以象许多英国人以祖先们是“随征服者威廉过来的”自诩，合法地宣称他也有诺曼底先祖。几辈人之前，他的祖先们是来自一个制作乳酪的诺曼底小镇伊西内的法国农户。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兵曾在那里的曲巷中战斗过。他的家族是按他们的居住地名取为姓氏的，迪西内，意为“来自伊西内的”。

每个英国小学生都知道，1066年是他的国家被法国征服的一年。在这一年，好几位迪西内家族的人随着诺曼底威廉的侵略军跨过英吉利海峡。当威廉登上英国王位后，鼓励他的雇佣军（其中就有让-克里斯托弗·迪西内和该家族的另外几位）在征服的领土上定居下来，占有英国人的土地和财产。他们娶了英国女人，把他们的姓氏从迪西内改成英国式

的迪斯尼，变成了富足的英国绅士，尽管其中有一位成了伦敦一个名誉扫地、腐化堕落、沾花惹草的郡长。在17世纪，这个家族错误地支持了蒙默思公爵反叛詹姆斯二世，族长们被捕，囚禁在伦敦塔内，土地被王室没收。

迪斯尼家来到爱尔兰避难图存，遂定居于基尔肯尼县。为了伪装自己的身份，他们又信奉了在新教的英格兰已经放弃了的天主教，并成为当地教堂的定期礼拜者。

但他们租的土地贫脊，税收又高，所得甚微。不久就向爱尔兰以外的地方寻找机会以求重振败落的旧日门第。为此，迪斯尼家1834年又一次迁徙，首先来到美国，一年后又去加拿大。在那儿，他们听说开发休仑湖四周的新土地可以发家，便住进一个大部是由苏格兰人、德国人和荷兰人家庭组成的移民村。当他们了解到四邻们是敌视和怀疑天主教的以后，马上又改信了新教。这充分表现出迪斯尼氏于事全然无所谓的态度。

就是在休仑郡，1859年出生了沃尔特·迪斯尼未来的父亲伊利亚斯。

迪斯尼家族的早期档案进一步证实，他们大多忧于跳舞、狂饮，到时候还闹出恶作剧，总之，是一伙什么都无所谓的人。

伊利亚斯好象是个例外。他是他一家中唯一始终有严肃的宗教信仰、后来又有严肃的政治信仰的一个人。16岁时能一气成段地背诵圣经，决心过一种虔诚的生活，蔑视任何形式的放纵耽溺，认为那不畜是犯罪。1878年，他的父亲凯佩尔·迪斯尼宣布他要带两个大儿子去加利福尼亚采金地区碰运气。伊利亚斯要和他们一同去。

对父亲和两个哥哥来说，在休仑湖干完繁重的农活儿

后，不过是借此行好好歇歇。他们在一路西去的路上不断饮酒作乐，他们无礼而下流的举止使伊利亚斯吃惊；这种行为在堪萨斯州埃利斯的一所妓院里达到了顶点。他哥哥雇来一个姑娘教伊利亚斯敦伦之道，而他们在门缝里偷看。

姑娘的恬不知耻使他惊愕，躲在壁柜里的两个醉汉哥哥的淫笑令他愤怒。伊利亚斯先把哭泣的妓女赶出自己的房间，然后告诉难为情的父亲，他不跟他们同行。凯佩尔为他这一家人深感羞愧，同意伊利亚斯留在埃利斯，并给了他一半钱，在他回来之前供伊利亚斯挨过难关。

然后，他和另外两个儿子继续奔向加利福尼亚，在那里徒然淘了几个星期的金子。在回来的路上，凯佩尔疲劳加失望，以为小儿子也是落在同样处境。结果却相反，伊利亚斯不仅自己找到了事儿干，还用父亲留下的钱买了一块堪萨斯的土地。这块土地很肥沃，适于办一个小农场。堪萨斯在凯佩尔看来似乎有一个比加拿大温和得多的气候，特别是冬天，他决定留在埃利斯，并给妻子玛丽娅打电报，叫她卖掉在休仑湖的地产，来美国他这里。

他们后来就是在堪萨斯的埃利斯对着国旗宣誓，成了美国公民。

伊利亚斯·迪斯尼虽然不同于家人，比较正经，但他继承了家族坐不住的毛病。“爹爹裤腿里总有蚂蚁在爬。”他的三儿子罗伊后来说，“他在一个地方从来是屁股坐不热椅子的。”

伊利亚斯很快就厌烦了堪萨斯的埃利斯，在铺设从堪萨斯到科罗拉多铁路的工程中找了个工作，两年后结束时才在丹佛市结账。回到埃利斯的家后，他爱上了邻居家的女儿弗劳拉·考尔。但他怯于向她表白。又过了四年，他才明白非

她莫娶。这时，考尔和家人已迁往佛罗里达。她的离去使他在生活中若有所失，他决心去追她求婚。可是他还是胆怯，对事情没有把握，只是在父母同意陪他去佛罗里达并支持他求婚^后，他才愿意去。他们需要把农活儿放一放，歇一歇，就答应陪他去，甚至还曾考虑干脆把东西都变卖掉南迁呢。可是，一到了那里，他们就发现他们不喜欢佛罗里达，很快就受不了在潮热气候里等他们的儿子酝酿好足够的勇气再向弗劳拉求婚。伊利亚斯只是到了父亲告诉他他们要回堪萨斯的时候，才壮胆提出求婚的。

弗劳拉14岁就爱上了他，只是觉得他绝不会提出来的。现在她已芳龄19春，他也28岁。婚礼1888年1月于佛罗里达的阿克仑举行后，凯佩尔和玛丽娅就乘火车回堪萨斯了。伊利亚斯和他的新娘则去戴顿那海滩度蜜月。

伊利亚斯原来和父母一样对佛罗里达有反感，在蜜月^中他对弗劳拉说出他已改变了想法；以后不久就买了基西米附近的一块地皮，他打算在那里养牛。由于他不懂得在炎热气候中怎样办农场，他的牛不幸纷纷染疾死亡，他不得不卖掉农场。

为了挣钱还债，他说服海滩上的哈利法克斯饭店店主允许他们搬入经营该饭店。于是他们接过饭店，经营旺季。可是，当最后一位客人搬出去北方消夏以后，饭店关门了。饭店所有者告诉他们在明年旺季之前，请去别处谋生。这时弗劳拉已怀了孕，所以伊利亚斯愉快地接受了基西米邮政局长的提议，给一条乡间邮路当投递员。

1888年的岁尾，弗劳拉在她20岁生日的前夕生下她的头一个男孩儿赫伯特·迪斯尼。她希望他们现在有了家会使伊利亚斯安顿下来。她担心他对邮政工作不安心，会另找别的

工作，就从银行取出自己的积蓄，又向父母伸手要了些钱，在基西米外面买了一座柑桔园。

可惜伊利亚斯已经有了另一套打算。当时，报纸上充斥着要与西班牙交战的种种谣传。一天，他回到家中告诉妻子，他已报名参加民兵，说他想快点儿去海外打仗，虽然战争还有好几年呢。当她告诉他柑桔园的事后，他生气地说反悔为时已晚，又说，要是国家真的卷入了战争，他不愿撒手不管。然而，他渴望的作战没有实现，他给弄到坦帕城外的新兵营里接受最严格的基本训练，他对此恨极了。

几个星期过去了。弗劳拉不能同时看护婴儿又照顾柑桔园，给伊利亚斯写信诉苦，要他必须回家来。这样，有一天他步出军营后搭火车回到基西米。当军事警察们来把他当逃兵逮捕时，他正在园中给桔树喷药。

愤怒的伊利亚斯要一位地方律师向军事警察指出，既然他的委托人是志愿参军，他也能够同样自由地选择退伍。这番话简单明瞭，不知所措的军事警察说他们要回去请示军事当局，同时要求伊利亚斯交出他的军装。他拒绝了，说这是他自己买的。惊呆的军事警察们终于撤退，说还要回来，却一去不返。

伊利亚斯的无畏在种植柑桔上却没有这么收效。那年冬季，一场有史以来没有的大霜冻袭击了中部佛罗里达，作物全毁了，他们的也毁了。伊利亚斯对妻子说，不用怕，天无绝人之路。

他已听说芝加哥搞得挺红火，便于1889年春天搬到了那里。弗劳拉这时正怀着第二个孩子，可她丈夫不愿人家随便给个工作就干，参加了一所当地的一个木工夜校。他发现自己具有制作家具的天生才能。还在学习期间，他就接活儿。

了。他的才能不久就吸引了许多客户订货。他制做桌椅立柜挣钱，还向当地的店铺出卖设计图，这样攒足了一笔钱，在芝加哥郊区叫西北镇的地区买了一块土地。弗劳拉提出在特里普大街上建房的计划，伊利亚斯一人单枪匹马地建成了房子。由于受到众人称赞，他们又买下了旁边的地皮，盖了两间房子出卖，得到一笔不小的赚头。

看来伊利亚斯终于找到了自己的特长。弗劳拉开始以为特里普大街上的这所房子将是他们永久性的住所。她的第二个儿子雷蒙德1890年底在那里出生，第三个儿子于1893年来世。

为了给三儿子取名，家里还争论了一番。他出生于芝加哥举行世界哥伦布博览会那一年。伊利亚斯在此以前接受了给交易会做家具的活计和提供设计。他挣了很多钱，当三儿子生下时，他想让他叫哥仑布以志不忘。可弗劳拉不愿听到给儿子冠以这么一个外国名字，最后，他们给这个新来者取名罗伊·奥立佛·迪斯尼。

三个儿子了。伊利亚斯和弗劳拉都认为够了。他们是芝加哥市郊区殷实、舒适的中产阶级人士，定期去作礼拜，是西北镇圣保罗教堂受到敬重的教友，并且还是教堂牧师沃尔特尔·帕尔的密友。

帕尔牧师呼吁1898年建一座新教堂，伊利亚斯不仅倾囊相助，筹集基金，还穿上工作服装帮助修建。新的圣保罗教堂在1900年落成，具有双重的庆祝意义：同时欢迎20世纪的到来。帕尔牧师告知教友们，他已指定伊利亚斯·迪斯尼为新教堂的副主祭，并笑着指着楼厢说，弗劳拉·迪斯尼被安排在那儿作新的风琴手。谁见了这样的场面都会动情，弗劳拉热泪盈眶地回到特里普大街上的家中。

她最后一个孩子出世已经过去九年了，但在1901年春天她又羞答答地说她怀孕了。帕尔牧师披露他的妻子也怀了孩子。他乐呵呵地指出，好象两个孩子会同时降生于世，又对伊利亚斯说，“如果你太太再生一个儿子，就让他随我的名，叫沃尔特吧；要是我太太生儿子，我让他随你的名，叫伊利亚斯。”这些话都说着了。

迪斯尼第四个儿子1901年12月5日生在芝加哥特里普大街1249号家里的卧室里。离那儿不远，牧师的妻子于次日临产，生出一个小男孩儿，当地人都知道他们是“圣婴”，教友们给他们的礼物纷纷而至。

1901年圣诞节前夕举行了一次联合洗礼命名仪式。帕尔牧师实践前言，给他的新生儿取名伊利亚斯，然后转向另一个哭叫的婴儿，咏唱道：“我以全能的主的名义，命名这个孩子为沃尔特·伊利亚斯·迪斯尼。”

又过了五年，沃尔特·迪斯尼的父亲伊利亚斯外出心切，开始启程又一次跋涉，就在这时，迪斯尼家已有了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女孩儿。女儿露斯·弗劳拉·迪斯尼生于1903年，下一次引起家庭发生轩然大波的就是她。

迪斯尼家刚来时，西北镇还是个宁静的城郊，住着些守法的中产阶级公民，但是随着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和繁荣，意大利、爱尔兰和中欧的移民们蜂涌而至。他们很快就占据了近郊区，把一度宁静的街道变成繁华吵闹的集市。有时候，特别是在周末的时候，真象是在拿不勒斯、恩尼斯或布拉迪斯拉发。罪犯也到了这里，受贿的警察对罪犯们的不法暴行也佯作不知。

州里有一条法律，规定在教堂周围半英里之内禁止开设酒吧。这条规定是维护圣保罗教堂的，但是，在这条规定线

外的边缘上就开了很多闹哄哄的酒吧。醉汉们烂醉如泥地从特里普大街回家，常在迪斯尼家的窗下喧闹到次日凌晨。

伊利亚斯鼓动他的教友们组成抗议代表团同他一起去见警方，要求或者关闭酒吧，或者加以整顿，不许醉汉徜徉街头，但却遭到警方的嘲笑。伊利亚斯气愤得不行，告诉弗劳拉只有一个办法保持家庭的神圣义务，那就是离开芝加哥。等这个罪恶的泥沼毁坏了儿女再走就晚了。

伊利亚斯仍把自己当作一个庄稼人，梦想有个自己的农场以自给自足。他和弗劳拉终于在堪萨斯市东北大约120英里的马赛林找到了一个理想的农场。这是个有3,000人口的僻静村落。农场有48英亩土地，种植水果兼畜牧，他们以每英亩35美元的价格买下了它。

他家在1906年3月5日签字画押买下这个农场，当年春天搬到密苏里。

沃尔特·迪斯尼就是在马赛林农场度过他那影响了他一生的最幸福的童年时代的。

沃尔特·迪斯尼来到农场时是5岁。伊利亚斯安排他的两个哥哥赫伯特和雷蒙德帮助他在芝加哥打点行李，所以派弗劳拉先去新家。她带着三个小孩儿，13岁的罗伊、3岁的露斯和沃尔特——一个新邻居来火车站接他们，驾车把他们送到农场。三个孩子一见到他们的新家就着迷了。“它在一片葱绿的乡间，”沃尔特后来说，“苹果园和李子园正含苞待放。我觉得这是个美丽的地方。”

他们搬来后，邻居农民科夫曼告诉他们田里有长耳大野

• 本书中人物回忆取自伯班克档案室的回忆录、资料，以及有关人物与作者的谈话。译者不再一一注出。

兔，要注意这对农作物有害。

“把它们杀光，”他劝道：“不然它们会把见到的东西都啃光。再说，”他咂咂嘴又说，“长耳大野兔的肉好吃着呢。”

罗伊和沃尔特趴在牧场里可以仔细看这些小动物春季里怎样交配。雌兔在春风中挑逗性地摆弄它们的短尾巴，雄兔用后腿站立向前者示意。沃尔特很为自己和哥哥能见到这些礼仪感到吃惊和激动。几天后，他在一张方形包装纸上用蜡笔画了他的第一张画儿：一只留须的野兔对着另一只躲在草中的野兔做态。他一想到要去伤害这样快活的小动物，就觉得可怕。

罗伊可实际多了。在去马赛林农场的路上，他们曾在曼森堡停下来，去看弗劳拉的出嫁的妹妹。临别时，罗伊收到姨夫送的一支气枪。“去打你家农场附近会找到的偷食的鹌哥。”如今，罗伊便扛上枪出去，对准一只灌木丛中正要找伴交配的野兔，一枪就打中了它。当这两个男孩儿跑过去的时候，这只可爱的小动物还活着，在乱动。沃尔特在哥哥伸手拿起来随便扭断它的脖子时，眼泪不禁夺眶而出。

弗劳拉把这只兔子烤好，做了一顿晚餐。但沃尔特拒绝吃。

一周后，伊利亚斯才来，沃尔特好好地玩了一星期。他和哥哥、妹妹一样畏惧父亲。父亲从不笑，不和孩子嬉戏，总摆出一副冷淡厌烦的面孔吓唬他们。生活中暂时见不到他那冰冷的身影，孩子们可轻松啦。连弗劳拉也娴静了许多，放松地同孩子们欢笑玩耍。

农场的房子大而宽敞，正门前正好长有一棵高大的榆树。它枝叶繁茂，在屋顶和门廊上投下诱人的浓荫。在等伊

利亚斯和两个大孩子带来家具的期间，弗劳拉和小孩子们临时凑和住在房子里。

“在那间空房子的硬地板上睡觉，一点儿不难受，”沃尔特后来说，“妈妈借着烛光给我们读书哄我们睡觉。我们听到屋外猫头鹰阴森的叫声发抖时，妈妈给我们壮胆。她使我们觉得象已象开拓者，现在是在进行一次了不起的冒险。我记得我们都很开心，在父亲和哥哥们最后来到时，我们倒觉得不自在了。”

伊利亚斯、赫伯特和雷蒙德从芝加哥搭一辆货车，车里不仅有家具，还装着两匹伊利亚斯在出发前买下的耕马。其中有一匹叫查利，罗伊后来就是用它来学习骑马的。沃尔特腿还短，骑不了这匹马，直到伊利亚斯从马赛林带回来一群猪和鸡鸭鸽子那天，沃尔特一直没有当过骑手。沃尔特5岁时便成了马赛林县最年幼的养猪的和看鸡鸭的。他后来很为此自豪。

有一天，他羡慕地看着罗伊耀武扬威地驾驭查利后，决心要骑上自己的战马，就挑出猪群中最大的猪“波克”。他跳上猪背，双手揪住吓得乱叫的猪的耳朵，在农场院子里乱跑乱叫。

两分钟后，愤怒的猪冲进放鸭的池塘，一下把他甩进泥里。

“我从没学会在波克的背上呆住过，”沃尔特说，“总是落得同样的下场，弄我一身鸭毛和泥巴。我看波克象我一样，从中获得很大乐趣。它把我甩进稀泥里以后，总站在池塘那儿，摇着象钟的弹簧那样打成圈儿的尾巴，那双猪眼迷蒙着水，看去象是泪水——是笑出了眼泪，我这么想。它就乐意把我甩进泥里。有一次，我出水痘，卧床几天，它来到

门廊，对着屋子叫个没完。‘波克想要什么？’我问妈妈。

‘要你’，她说。它是要我。后来，我病好后，波克实际上是邀请我爬上它的背，我爬上去时它一动不动，很和气，不发脾气，也不反抗。穿过农场的院子时，它象一匹表演的马那样迎合我。我自信已经征服了它。它见到我回来真的很高兴。可我本应该知道或猜到它这样只不过是等待时机罢了。我们的结果又跟原先一样。它带我踱过池塘，静站了几秒钟，然后突然把我象丢一只蝌蚪一样甩到池塘最深最泥泞的地方。然后它从水里得意地哼哼着跑回它的厩栏。那天的后半晌，我可以听见它除了鼾睡外，就是哼叫——准是挺惬意的呢，我这么想。”

迪斯尼家很少有纸，在沃尔特发现他想画画他周围的家畜时，他只好用手纸。他后来常常把这作为他的早期绘画为什么没能保留下来的原因。

“你们可以想象我用它们干了什么，特别是我当日吃了许多生苹果，”他说，“反正这就是那些画儿的真正用场——这就是它们的去处，扔到了垃圾桶。孩子家的习作，如此而已。唯一有意义的是，我毕竟画了。我认为我画这些画仅仅是因为马赛林的一切使我激动。连养鸡都是有趣的。每天给它们喂食，我熟悉鸡、鸭、鸽子的样子和习性，我不记得我特别喜爱它们之中的哪一个，尽管我学了它们的话语，我觉得它们听得懂我的话。我是说，我叫它们时，甚至是单个儿叫时，它们会走过来。有一只叫玛莎的小母鸡，我一叫它的名字，它就过来，在我手里下个蛋。”

另一方面，没有哪一只家禽象波克那样让他感到亲切。波克既是个挑衅者，又是位好朋友。“我常把它当马骑，”他说，“我以为我是真的喜欢这只猪。它特爱恶作剧。在它

想闹的时候，它可以跟一只小狗一样调皮，跟芭蕾舞演员一样灵活。它喜欢悄悄从我背后顶我一下，然后高兴地哼呼着大摇大摆地走开；如果我被顶倒了，它就更得意了。您记得《三只小猪》中的那只‘蠢猪’吗？波克就是它的原型。我拍它时实际上是流着泪怀旧的。”

农场上的动物虽然幼小吵闹，同父亲和兄长们相比，他更乐意和它们在一起。伊利亚斯太严厉，根本开不得玩笑。兄长们比他大得多，妹妹露斯又太小。而农场上的禽畜形态各一，满足了他感情上的需要。他给它们取名字，同它们交谈，编造关于它们的故事。他哥哥笑他。在他穿过农场院子对一只小母鸡或小公鸡或鸭子打招呼说：“嗨，爱菲！”或“喂，埃默！”或“莫蒂莫，今儿早上老腿怎么样——冻了吗？”哥哥们便讪笑他。他觉得假如他不跟它们打招呼，它们一定会伤心的。

当时和他真正合得来的、并且能跟他分享他的幻想的唯一一人，是他的叔父埃德。这位叔父经常来农场看他们。埃德外表矮小，微驼，面孔晒得黝黑，净是皱纹。沃尔特后来说，这使他很象一个矮妖精和傻瓜生下的怪物。他通常喜欢戴一顶旧礼帽，穿一件不知什么人的改短了的衣服；他会在人想不到的时候，拎着装着一些随身衣服的手提包突然出现，高兴地对他哥哥和嫂子宣告：“诺，现在我又来了。你们能收容几天吗？”

埃德叔叔总是受欢迎的。连伊利亚斯见到他时都好象高兴起来。至于沃尔特嘛，他欢迎埃德叔叔的那个高兴劲儿，就好象是圣诞老人突然降临了似的。他在提到他时，总不说埃德叔叔，而是说埃尔夫叔叔。这么说不能说不恰当——他的长相和举止都象是个神话中矮小的精灵埃尔夫。他会把他